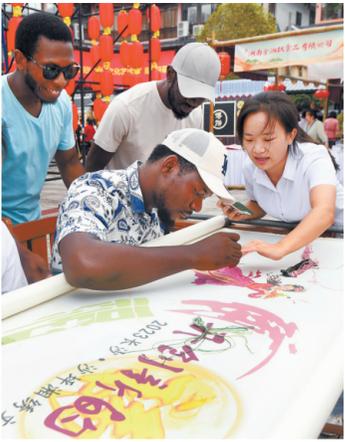


作家写开福



长沙市开福区沙坪湘绣文化广场，外国游客在体验湘绣。(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摄

东风起舞，幸福开怀

龙琳

“月亮把把，肚里坐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东风大舞台上，一群可爱的小朋友摇头晃脑地朗诵着长沙经典民谣。他们表演的是精心改编后的歌曲诵读节目《中国话》。稚气的童声里带着浓浓的长沙味儿，台下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所有的观众一样，脸上都笑开了花。

这是搭建在百姓家门口的舞台。在开福区富民时代广场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东风大舞台像一方磁石吸引着过往的人们。“家门口看，家门口演”，是东风大舞台最接地气的呈现形式。这里参与演出的不是明星大腕，而是街坊邻居。他们从街道里巷走出来，从厨房灶头走出来，走上了自己搭建的大舞台。

最令人感动的是绽放在舞台上的一张张笑脸。老年大学的表演团队极具感染力。他们的妆容或许并不惊艳，岁月已在他们的脸上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但无法掩饰他们从心底喷涌而出的热情；他们的舞姿，也不如专业演员那样标准，但在全身心的投入间，自然演绎出一份独有的美好。他们的笑容，源自心底，无需做作；他们的舞步，自信舒展，化为“老有所乐”的优雅注脚。

在沙坪街道的专场演出中，表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作品——沙坪湘绣的走秀节目《湘绣乡》，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舞台上，绣娘用一针一线，展示着湘绣的指尖魅力；走秀团队的一步一摇，走出了湘绣文化的千年底蕴。舞台上，精美典雅的沙坪湘绣作品就展现在人们眼前，吸引着大家驻足欣赏、购买收藏。

“街道精心规划了沙坪文旅精品线路，无论是探一方文化、看一处风景；还是择一个庭院、栖一隅悠然；抑或是寻一味烟火、品一份美食，都能在这里找到心仪的选择。”沙坪街道相关负责人以本场演出为契机，向大家发出了盛情邀约。东风大舞台就这样将文化传播、文旅融合的理念以最真切、最生动的方式立体呈现了出来。观众席上的我，在这股“东风”的吹拂下，恨不得马上去沙坪打卡。

正当我畅想之时，社区政协委员工作室的委员们走上了舞台，他们带来的是自编自演的《沙坪文旅谣》，一字一句，都传递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活动现场，穿着红背心的社区志愿者借机开展文明公约宣传、微心愿征集等活动，基层治理在与文化创造的深度融合中变得更有情、更具烟火气。

台上，歌舞欢腾；台下，笑语盈盈。作为开福区重点打造的文化惠民平台，定期演出的东风大舞台已承载起人们共同的梦想与期待，它吸引着更多居民群众走上舞台，成为主角；它汇聚着各方力量，演绎精彩。东风浩荡，群星璀璨。东风起舞，幸福开怀。



东风大舞台。通讯员 摄

作家写作家

万宁：在未来回望

段淑芳



万宁。通讯员 摄

端午节前夜堵车厉害，我从株洲驱车两三个小时到长沙参加万宁的小说集《雨一直下》新书分享会。返程，又是两三个小时。精神上的愉悦竟不觉得旅途的困乏。

《雨一直下》拿到手，很喜欢，封面设计以紫色为主，茄花紫的窗帘，茄花紫的窗棂，一只灰色的小猫盘腿坐在窗前，静静地凝望着窗外的雨，神秘与浪漫由此弥漫。漫天的大雨，似乎在慢慢讲述书中的十二个拾捡自由和梦想、爱与尊严的故事，在触摸人间的生长、迷惘、隐痛与凉热。

十二个故事如十二面棱镜，每个故事都是社会的切片，你都是时代浪潮中的“雨中人”，在泥泞里艰难跋涉，又在暴雨中等待晴空。万宁老师创作生涯已有三十多年，著有《城堡之外》《麻将》《纸牌》《讲述》等多部作品，发表作品两百余万字。而此部作品被誉为女性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浮世绘。

还记得2023年，也是在长沙参加万宁的《城堡之外》新书分享会，由诗人张战主持的。从张战老师两场温婉大方的主持来看，她对万宁的作品如数家珍，她是懂万宁的。而我，作为万宁的忠实粉丝，接连两场分享会都未缺席，是被万宁的某种魅力与气质所吸引。

认识万宁有十多年了。2010年，我从郴州来到株洲这座城市工作和生活。我把作协会员关系转到株洲后，就辗转要到了万宁的联系方式，那时，她是株洲市作协主席。我向她，自己的郴州市作协常务理事的身份可否也相应转过来。哪晓得，万宁一点也不给我面子。她对我说，作家要靠作品说话，你先好好写东西，等我看到你的作品觉得可以了，自然会增补你为株洲市作协理事。

我听后羞愧难当，只得收敛心性，埋头于文字之间，潜心创作。直到在《湖南文学》《湘江文艺》先后发了几篇小说后，万宁才高兴起来，数次夸我有进步。年末的作协理事扩大会议

每次见到临湘“十三村”专门做酱的全国道德模范李国武，他都是笑的，仿佛体内藏了一架笑的机器，随时可以发动。

“十三村”是工厂，但走进来，你却觉得这是工厂，而是像走进了一个植物园。它到处是绿的。门头由藤蔓缠绕着，进门右手边，薛荔果藤攀缘，满满一大面墙。路旁，杨梅树啦、海棠啦、银杏啦，数不过来的树木，叠翠丛生。车间呢，则藏在这些青翠间，没有铁皮屋那冰冷的脾性。

李国武穿行其间，仍是笑。那笑与绿搅在一处，竟使草木也活泼起来。我疑心他的笑声渗入了泥土，所以长出的植物才这般精神。

这座园子里，堆放了几千张照片展板，但清一色都是笑脸。孩童的笑纯粹，农人的笑粗粝。一个缺门牙的老者笑时，似乎风从那个缺口灌进去，又从眼睛里流出来。

李国武指着这些照片说，这都是他自己拍的，走到哪拍到哪，他的小目标是拍一万张笑脸。我许久没有放声大笑过了，似乎越大越大越不爱笑，也似乎是生活的沙砾每天摩擦着心，渐渐就结了一层壳。然而站在这里，被这些笑包围着，壳竟裂了缝。先是嘴角抽动，继而喉咙里滚出声音，最后竟放声大笑起来。

见我在笑，李国武笑得愈发欢了。他的眼角堆起皱纹，像酱缸里泛起的涟漪。忽然明白，他做的哪里是酱，分明是把世间的笑收集起来，发酵、酝酿，再分装到一个个瓶子里去。

我问他不是每天都这么开心。他傻笑道，肯定也有不顺畅的时候，就像做酱，三伏天要晒，三九天要藏，哪能每天都是好天气。

前些年，这家工厂的豆瓣酱新工艺开发成

这方寸琉璃，终夜莹然不寐，竟作了人间最缠绵的牵挂。世人皆道关机方得清眼，我独留它夜夜清醒，任那一点幽光在青灯黄卷间明灭，恍若故乡河畔的萤火，虽弱却暖。

“我在”二字，轻若飞絮，重若千钧。是渡口不灭的灯，是雨夜里虚掩的门，是永远不断的纸鸢。

记得少时读《庄子》，有“泉涸，鱼相与处于陆”之句，当时不解其意。而今方悟，现代人何尝不是离水的鱼？父母在江南，儿子在燕北，我在中原，三处相思，全靠这方寸之间的电磁波滋润。

关机如断线纸鸢。试过几回，总在更漏将残时惊醒，疑有铃声轻颤。披衣起视，却只见纱窗竹影，月浸梧桐。如此再三，索性永不关机。友人笑我痴，说现代人哪个不是白日被工作缠身，夜里求片刻清静？我但笑不语。他们不知，那年母亲心肌梗死，正是深夜一个电话救回的命；儿子初到异乡水土不服，也是凌晨来电问的药方。这匣子里的电流，流的何尝不是血脉？

“我在”二字，说来不过唇齿轻触。要时时刻刻都“在”，却需耗尽半生修为。母亲偏爱视频，

邀请我参加，并增补我为株洲市作协理事。这件小事儿让我看到了万宁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会员里有好作品，她就认谁、欣赏谁。

这之后几乎每年的市作协理事扩大会议或年会，我都没有缺席过。有时也有幸和她一起参加过一些省、市作协组织的采风培训活动。接触久了，我对她有了一些了解。她养狗养猫、养花草草，并养得非常投入。养了昙花，我们就看到了她洋洋洒洒上万字的散文《寂寂昙花半夜开》，养了狗就先后诞生了万字散文《九妮也有诗和远方》《时光晃呀晃》，外加三万余字的小说《五月，五月》。就连两只飞到窗台上做窝的乌鸫鸟，她也满怀欣喜地关注与投喂，最后写下万字散文《一场恋爱与生儿育女的鸟事》。她说写素材，就在身边，遇见什么，就写什么。

笑酿

欧阳林

功两个月后，在质检时发现细菌少量超标，虽不影响食用，但李国武笑不起来了。工人们说，老板的嘴角绷得比酱缸上的麻绳还紧。

那夜，李国武独自站在车间里，望着两百多坛豆瓣酱，沉默不语，像那晚沉默的月亮。他伸手摸了摸墙壁，凉的，可心里却烧得慌。次日，他叫人一坛一坛全砸了，有人说他傻，但他说食品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必须得自己过关。

李国武也落过泪。前些年，他听说羊楼司镇一个叫阿良的，二十岁出头那年，火车门“咬”去了他半条腿，父亲走了，又单着，只剩母亲与他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难。

李国武决定去摸摸情况。阿良家处在一条斜斜的坡下，一栋砖瓦屋，像被遗弃在荒野的孩子，墙上霉斑如皮肤病般蔓延。李国武和阿良躺在同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板上，鼠辈在梁上窸窣游行。月光从瓦缝漏下几缕，像是偷窥者的眼。

李国武整晚都没睡着，在心里落了很多次泪。他决定帮帮阿良。四个月后，阿良家的新居落成了，一间大客厅，两个卧室，还有厨房、卫生间，添置了生活用品和新家具，母子俩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家。李国武又帮阿良买了新假肢。看到阿良喜极而泣，李国武眼角却湿了。

我在

洪櫻

虽信号时断时续，一句话重复三五遍，却仍絮絮说着家中布偶猫如何黏人，每日必问“你今天吃的什么？”我为控体重，虽单食瓢饮，却总道珍馐满案。真伪何须辨，唯愿她每日得见笑颜，唯愿父亲在镜头外偶尔“客串”，便觉心安。儿子正值鲜衣怒马的年少，隔日便有视频，叨叨说着今日所学所见所思所感。在英伦求学时，连厨房做饭也要架着手机，让我看他如何将土豆削成歪歪扭扭的模样。不过是教我知晓，他一切安好。

最怕的是深夜来电。铃响时心先是一紧，待辨出来电人，又是一番惊悸。母亲年迈，总怕夜半铃声；儿子年轻，又忧他遇事焦虑。待接通，听见那端一声“喂”，悬着的心才落回原处。此刻的

她养的昙花每年在六至十月间，一轮又一轮地惊艳到我的眼睛，怎么会有如此圣洁如此美丽的花？我心生羡慕。有一次，我特意去她的办公室，求了几片珍贵的叶子试图扦插，然而终究未能如愿，无缘亲眼见证那半夜昙花一现的绝美与惊喜。耐心和技巧缺一不可，写文章和养花其实是一个道理。

所幸我有一件事与万宁一样，我们都是路痴。我看她到哪里都要导航，有时明明开了导航，到了岔路口一不留神还是会走错路。我几次坐她的车，都会被她那手忙脚乱的样子逗笑。这个时候，我会释然，原来她也有迷糊的一面。

在她的新书分享会上，我问了一个人生标签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美女作家”，如何看待别人对她的这一称谓？万宁回答得很大度，随别人怎么称呼，末尾还是会亮出她的观点：写作与性别、容貌无关，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私底下她还是会有牢骚：这么多长得漂亮的男作家，咋就不喊他们“美男作家”，偏偏偏女人一写作，“美女作家”就喊开了，这不是性别歧视是什么？

万宁就是这样一个人，但她平常说话、做事一派天真。每次主持市作协理事会议，她像和家人聊天一样，有一说一。如她写文章，很少写提纲，很少谋篇布局，全凭真情流露、自然流淌，不拿腔作势。

写作是个艰难的过程，用一辈子的喜欢，默默地做着一件事。她说，这本《雨一直下》特意选了四篇20世纪90年代初的作品，就是一种回望，看一路走来的蜿蜒，看当初的起点。我思忖，也许当下的作品，她在未来某个时刻回望，也觉得是个起点。她说过写作就是完成，结束，然后再完成，再结束，永不停息。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株洲市作协理事。万宁，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

说着说着，他领我转到酱窖。酱窖隐在一个洞里，巷道幽深，两侧整整齐齐码着半人高的酱坛，像两排静默的士兵。灯光爬在酱坛上，缸沿上的盐花便亮起来，细细碎碎地铺了一层，像是谁撒了一把星星。

李国武蹲下身，手指轻刮过那些结晶，沙沙地响。他说，这盐花都是日子熬出来的。以前老人都说，做酱要讲“三气”，天气、地气、人气。天气不好就等地气转，地气不足就靠人气补，所以他就笑，他觉得笑就是最管用的人气。他的笑声从酱窖里传出来，撞在坛子上，嗡嗡地响，像某种神秘的发酵声。

他又向我展示传统的搅酱。榆木棒杵着深缸，起落间酱浆沿缸壁爬成瀑布。渐渐地，他的额头上渗出密密的汗来，似乎比手下的酱还要黏稠。他说这是最要紧的时刻，必须得用力了。忽然，缸里爆出细密气泡，像千只蝉蛻在水面漂浮，又像一张张笑脸在酱缸底舒展。

风卷起酱香扑在面门，忽地想起初见他时，他在笑，以为那笑容不过是见到新客装出来的笑，迎合的笑，又或者是无可奈何的笑，现下才发觉，这笑早已沉进缸底，养成了能透光的琥珀。

出酱窖时，正巧遇见几位工人经过，李国武立即快走几步迎上前去，像老伙计们闲话一般自然，没点老板架子。

阳光从银杏叶缝里漏下来，在他们身上洒满晃动的光斑。此时，几只鸟雀飞过树梢，我又听到了李国武青铜般的笑声。

临别时，他站在藤蔓缠绕的门框里挥手。余晖渐消，但他依然在笑。他的身影渐渐小了，但那笑，却在暮色里越放越大。

“我在”，是暗夜里的浮木，是悬崖边的栏杆。想起李义山的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今人不必等夜雨，视频一开，便是围炉。屏幕里的父母，虽隔着两地，像素拼凑的笑容虽不真切，但总好过脑海中的想象；儿子实时分享的异国风物，春花秋月，俱成家书。

犹记汶川地震时，一城失联，举国牵肠。信号恢复那刻，消息如雪片般纷至。那些永远停留在屏幕上的遗言，纵使十数年过去了，读来仍教人泪湿青衫。方知科技愈先进，牵挂却愈细。

这光阴太急，急得“我在”二字都要抢着说。古时游子离家，经年方归，鸿雁传书要等春去秋来。而今万里之遥，不过指尖轻触。可离得近了，愁绪反而更缠绵。从前音信渺茫便罢，如今时时刻刻可闻声，却偏又闻之不详，反添新忧。

夜已深，手机屏又亮。是儿子发来调皮表情，一只故意去踩夹鼠板的动漫鼠。我回：“勿熬夜。”他答：“晓得了。”对白平淡如水，却知在这茫茫人世，我们借着这点微弱电波，互相确认着彼此的牵挂。

“我在”——不过是红尘最寻常的应答，却要用尽一生的温柔来兑现。

诗新韵

大湖之蓝

向敬之

山蓝水蓝，
水蓝山蓝，
漫透长空不染。
吞吐那一江碧水，
融汇大湖之蓝。
纯净的呼吸，
相拥花间花开一片晴岚。
我从远方归来，
心儿落在这方仙苑。
纵然短暂一缕空闲，
无须云彩装饰着画帘。

天蓝地蓝，
地蓝天蓝，
日月悄然轮转。
守护好一江碧水，
洞开大湖之蓝。
晶莹的星河，
浩瀚人来人往一丛丛幽兰。
我在芳草栖息，
忘却天涯迢迢奇幻。
好想借来一双慧眼，
照见幸福流长的蔚蓝。

青花瓷

(外一首)

过德文

青花瓷
一个让人浮想而优雅的词汇
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
在汾山村
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神秘
就是平凡普通的泥巴
换的一个活法
还是泥巴吗
经过不断地摔打、揉捏、成形
最后还必须让烈焰焚烧
让炉火送给它苦难
也送给它冷艳和高贵
脱胎换骨后，我不得不感叹
装得下春夏秋冬、花好月圆
行走了一千多年
不是摆件，会说故事
有人用来盛酒、盛咖啡、盛心情
装得下春夏秋冬、花好月圆
装得下山河山川，家国情怀
总在历久弥新的时光深处
装扮世界，点亮生命

遇见窑工

多么幸福的一双手
看见他练泥时颤抖的样子
仿佛这世上他已别无所求
面对这些泥巴的种种遭遇
他没有半点羞愧，面对命运
他弯下腰，往窑炉里再添一把柴火
在泥巴与薪火里探索、等待、记忆
那一切的疼痛、深情与欣喜
都从这里出走

